

望北辰而高兴

——管窥今日北欧文学

吴 爽

今日北欧文学在许多方面表现类似，譬如民众对本国图书情有独钟，但作品的国际性主题日益突显；犯罪小说与传记文学炙手可热，儿童和青少年文学自葆风流；全民书迷，数字化形势见长；都在中国吹皱一池春水。

一、立足故土，国际主题

受全球化影响，挪威每四本书中有一本是英文书，且在电子书销量上，英文书比挪威书优势显著，这促使挪威政府表示将继续在政策上向本土文学倾斜。如今挪威每年出版 5000 本新书，其中 60%—70% 由本国作者创作。

易卜生是世界上在文学作品里提出环境保护和污染公害的第一人^[1]，生态也是北欧当代文坛的重要议题。艾米·依戴兰达（Emmi Itäranta）生于芬兰，现居英国，她自己将芬兰语写就的处女作《水的记忆》（*Memory of Water*）翻译成“无瑕的英语”，^[2]畅销英美澳。小说讲述了少年诺利亚的茶师之路，背景即全球变暖改变世界政局，科幻地设定中国统治欧洲。芬兰最重要的文学奖项——Finlandia 文学奖——2014 年授予心理学家、作家尤西·瓦尔多宁（Jussi Valtonen）的长篇小说《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He eivät tiedä mitä tekevät*）。这部作品关注当下科学与道德的关系，主人公是一位美

[1] 石琴娥：《北欧文学论——从北欧中世纪文学瑰宝到“当代的易卜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年版。

[2] 见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dec/05/best-science-fiction-books-2014>。

国神经学教授——这自然与作者曾在美国学习神经心理学不无关系——但钟情故土的作者还是要安排他要娶上一位芬兰太太。评论家和媒体称这部作品翻开了芬兰文学的新篇章。芬兰作家立足本土的书写，赢得了芬兰读者的心，这是芬兰文学越来越强大的原因，^[1]但作家与作品的全球化色彩已不可抹杀。

作为净移民输入国的北欧，移民文学及其国际性主题日益突显。叶海亚·哈桑（Yahya Hassan），1995年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移民到丹麦的穆斯林巴勒斯坦家庭。2013年，时年18岁的他以自己的姓名为书名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叶海亚·哈桑》（*Yahya Hassan*）。这名年未弱冠的青年也成为丹麦热门的故事——他剜剖开高福利社会里少数族裔的挣扎，愤怒呐喊饱受争议，收到了众多文学奖杯、民众口碑与死亡威胁。

瑞典作家约纳斯·约纳松（Jonas Jonasson）在其长篇小说处女作《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Hundraåringen som klev ut genom fönstret och försvann*）中，将一个来自瑞典小城、研制炸药的小人物，塑造成为在一系列影响世界进程的关键历史事件中穿针引线的“原子弹之父”。情节设置看似无厘头，却巧妙地一一调侃弗朗哥、杜鲁门、宋美龄、斯大林、金正日、戴高乐、约翰逊等诸多里程碑式的人物，俨然一部融入了瑞典诙谐智慧的浓缩版20世纪世界史。^[2]

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

北欧文学丰富的体裁，以冰岛文学奖为例可见一斑：诗歌与传记是单独辟出来的奖项，青年小说与儿童文学单独评奖；翻译作品单列，还要再细分为翻译小说、翻译青年小说与翻译童书——全世界只有三十多万人说冰岛语，他们文学评奖的机制却如此考究。

（一）青睐犯罪小说、科幻小说

一般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整个北欧地区的推理热潮是由瑞典斯蒂格·拉赫松（Stieg Larsson）的“千禧年三部曲”（*Millennium series*）一石激起千层浪。近几年，瑞典惊悚、恐怖小说的数量不断看涨。^[3]麦茨·奥尔森（Mats Olsson）堪称瑞典最著名的记者，也在201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犯罪小说《束缚谋杀案》（*Straffa och låta dö*），这

[1] 详见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4/09/publishing-in-finland-minna-castren-publishing-director-otava/>。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的芬兰语教师杨新异为笔者提供帮助。

[2] 详见 <http://www.sweden.cn/culture/latestupdates/detail/article/瑞典畅销小说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中译本出版/>。

[3] 详见 <http://www.kulturradet.se/swedishliterature/NyheterSwedishLiterature1/2014/Best-Swedish-books-2014/>。

也是其哈里·斯文森（Harry Svensson）系列小说的开篇之作。上文提到依戴兰达《水的记忆》曾获芬兰国内科幻小说奖项；反乌托邦的故事美丽又不讳丑恶，忧伤又充满希望，想象惊人，引人入胜，被卫报誉为世界年度最佳科幻小说之一。获得2014年丹麦“读者图书奖”的西塞尔—乔·加赞（Sissel-Jo Gazan）的《燕子的弧》（*Svalens graf*）也是一部犯罪科幻小说，于犯罪小说之上再加科幻色彩使其更“好卖”，持续一年多跻身丹麦十大畅销书。卡斯帕·科林·尼尔森（Kaspar Colling Nielsen）被誉为当代丹麦小说界极富原创力的声音，其科幻作品《丹麦内战与西方帝国的堕落——由一个475岁的老男人讲述给他性受挫的狗》（*Den danske borgerkrig 2018-24*）既幽默又哲学，想象诡谲，畅销全国，获得“洪恩·奇兹荣誉奖”（Rune t. kiddes honorary Award 2014）。

丹麦作协主席雅克布·威厄斯比（Jakob Vedelsby）在2015年3月参加北京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活动时，剖析了犯罪小说热潮背后的成因：丹麦名曰“童话之乡”，实则并不纯真——“恐怖”已成为全世界无法回避的课题——对于这“成长的代价”，书写是一种“新形式的反抗”；同时，不排除世俗的驱使——十年前，推理作家没市场、没地位；瑞典作家的成功与多金自然而然地刺激了北欧各国文坛。

（二）不拒诗歌，重视童书

丹麦人口500多万，虽说图书销量年年攀升，但一般文学作品的印量止于千册，而2014年见证了其文学史上最畅销的处女作诗集《叶海亚·哈桑》，3个月内交易10万本——丹麦平均每50人购买一册这本诗集，相当于在中国卖出2000万册。

童话这一文类由安徒生发扬光大，^[1]青少年读物与幼儿图书向来在北欧文坛占据重要地位。瑞典评论界出现“交叉小说”（*allålderslitteratur*）的提法，即受众同时是儿童和成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写作的出发点一般是儿童文学，却在成人世界流行起来。^[2]在瑞典这个有960万人口的国家，儿童文学或青少年文学的销量常常突破六位数大关。2014年，77岁的瑞典作家巴尔布鲁·林格伦（Barbro Lindgren）获得世界最大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奖（也是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大文学奖）“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纪念奖”^[3]及其500万瑞典克朗奖金，成为该奖创办12年来的首位北欧得主，评

[1] 石琴娥：《北欧文学论——从北欧中世纪文学瑰宝到“当代的易卜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2] 详见 <http://www.swedishbookreview.com/article-2014-2-broome-smalley.php>。

[3] 林格伦纪念奖由瑞典政府设立，以纪念儿童文学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瑞典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家），每年颁发给一个作家、插画家或机构，不分语言或国籍。巴尔布鲁·林格伦早在1973年就获得过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奖（专为北欧作家所设，1967年首次颁奖，与国际化的林格伦纪念奖不同）。

委会赞扬她为“文学先锋”。

芬兰有 550 万人，每年售出的印刷图书 2000 万册，其中 1/4 为青少年图书。据芬兰文学交流中心（FILI）数据统计，全芬兰图书市场 2014 年的销售总额为 2.449 亿欧元，其中青少年图书销售额占 12.7%。青少年图书也是版权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 2012 年，青少年图书为芬兰文学翻译版权交易贡献 35%，而到了 2013 年，达到 59%。芬兰儿童文学强调高水平插图与文字形成强有力的整体，以幽默见长，饱含教育性娱乐，对孩童与成人皆具吸引力。

在 2014 年北京书展之北欧儿童文学作家分享会上，几位瑞典作家与挪威作家分享了其创作经验及文学见解。北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别致、深刻，在于他们下笔并不避讳全球变暖、死亡、离婚、同性恋、性爱等主题，作品也不会露骨地仅以教化作为最终目的，作家尝试以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表达和启发，以期播下希望的种子。^[1]

（三）推崇传记作品

瑞典最具分量的文学奖“奥古斯特奖”的评审团负责人之一托马斯·维尔托普（Thomas Willtorp）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参评作品的题材与体裁日趋多样，评审团接收到丰富的传记作品以及披着小说外衣的回忆录。^[2]

不仅小说，诗歌也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创作。本文提到的丹麦移民文学《叶海亚·哈桑》就是叶海亚·哈桑自己的人生故事，以第一人称写就——父亲的暴虐，母亲的出走，自己的辍学，社会的腐烂——诗人自云“我写，即我命”（“What I write, that's my identity, that's who I am.”）^[3]。威厄斯比先生称，传记是丹麦全民阅读最爱的文体。

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Karl Ove Knausgård）的自传性小说《我的奋斗》（*Min Kamp*）大量使用真名实姓，对家庭事件的披露殃及不少人，特别是他的叔叔和前妻，这种“书比命重要”^[4]的“浮士德式”的写作收获了批评家的赞誉，如《巴黎评论》的编辑洛林·斯泰因认为这种以真人作为小说的叙述者、统领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笔法，是“一种创造”，“解决了当代小说一大问题”。^[5]这部作品已被译成 22 种语言；在本国卖出 50 万本（挪威人口 500 多万），已可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从出版至

[1] 详见岳尚华：《聚焦 BIBF：北欧儿童文学不回避深刻的主题》，<http://www.bookdao.com/article/84232/>，2014-09-02。

[2] 详见 <http://www.kulturradet.se/swedishliterature/NyheterSwedishLiterature1/2014/Best-Swedish-books-2014/>。

[3] 详见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danish-immigrant-teen-emerges-as-literary-sensation-a-958515.html>。

[4] 详见 <http://www.theguardian.com/theobserver/2014/mar/01/karl-ove-knausgaard-norway-proust-profile>。

[5] 朱世达：《挪威版〈我的奋斗〉何以走红》，《北京青年报》2014 年 8 月 8 日。

今在美国的销售比肩了。

三、换了新装，电掣风行

北欧得益于数字化革命的程度要超过大多数国家。由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丹麦 11% 的新书都会以电子书的形式发行，不过会在纸本出版之后数月；电子书的采购形式也开始包月付费，而不再按以往每本书单独定价。芬兰电子书 2014 年的销量比上年翻了一番；芬兰最大出版商 Otava 所有的书几乎都是同时出版纸质版与电子版。挪威的阅读量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 20%；挪威国家图书馆开创了 bokhylla.no 项目，提供在线免费阅读，该项目的目标是于 2017 年实现 25000 种书都上网。

从传统纸媒到数字转型，电掣风行，换了新装。从小说到银幕，文学触电，也可谓换了新装。第 27 届欧洲电影奖观众选择奖提名了瑞典导演费里斯·亨葛林（Felix Herngren）的作品 *Hundraåringen som klev ut genom fönstret och försvann*^[1]。这部 21 世纪以来票房最高的瑞典电影，改编自约纳斯·约纳松的同名小说。芬兰姐妹蒂娜·挪波拉（Tiina Nopola）和西妮卡·挪波拉（Sinikka Nopola）创作的瑞奇·拉普系列图书和蒂默·帕维拉（Timo Parvela）创作的艾拉系列图书销量可观，频频获奖，根据这两套图书改编的电影、话剧、音乐剧和录音带更进一步提高了图书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

四、华夏春荣，北辰高兴

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赵白生教授曾形容“北欧文学，犹如北极星，光彩照人”。然而，正如“天柱高而北辰远”——北欧五国语言使用者不多，国内掌握者更寥寥无几，且除外交、商贸人士之外，多以从事翻译作品为主（目前翻译阵地也主要囿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对北欧诸国文学之研究一直都是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问津者寡，整体研究极度匮乏，迄今谈不上有多少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同时，翻译与研究对象都过于集中，鲜有突破性成果。不过可喜的是，近年来文学互通的暖风日益熏醉了波罗的海、长江两岸，文学研究也逐渐破冰。

挪威就很重视文学的翻译工作。20 年前开始海外推广，目前翻译出去的书目至

[1] 译制片名：《百岁老人跷家去》。

少是十年前的三倍。“越来越多的挪威图书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这样的发展令人兴奋，我们对增加出口充满雄心。”挪威文学海外推广组织主任在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如是说。“极光”是国际翻译界的最高奖项之一，由挪威文学翻译协会支持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那些推动文学翻译发展、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在第二十届世界翻译大会上，国际译联将2014“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予中国翻译家许渊冲。这次是自1999年于挪威设立该奖以来，第一次授予亚洲学者——在德国柏林，表彰其“一直致力于为使用汉语、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国内亦不乏“桥梁”工程师——中国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10部提名作品中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余志远教授翻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芬兰作家西兰帕（Frans Emil Sillanpää）的《神圣的贫困》（*Hurskas Kurjuus*）与赵清老师翻译的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专家谢什婷·埃克曼（Kerstin Ekman）的《骗局的辉煌落幕》（*Grand final i skojarbranschen*）。2008年国内第一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冰岛语专业，大大推动冰岛文学在我国的介绍和研究，成就开始显露；2013年出版的《首个冰岛代表团访问新中国纪实——约翰纳斯的日记与诗歌》和2014年出版的小说《蓝狐》就是直接从冰岛语翻译成中文的。

适逢芬兰国宝托芙·扬松（Tove Jansson）百岁华诞，我国的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特意出版了《托芙·扬松经典漫画——姆咪谷故事全集》。十年前，明天出版社出版了任溶溶翻译的“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托芙·扬松”“木民”系列童话文字版；2014年，这套曾获得具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安徒生文学奖”的“儿童文学与漫画艺术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漫画书被第一次引进中国。同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国际书展期间举办“童话大师托芙·扬松诞辰百年纪念文集”新书推介会。这套文集包括四部文学作品和一部个人传记。该译介出版工程历时两年，是国内首次自瑞典语直接翻译出版扬松的文学作品，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引进的扬松个人传记。

学术研究方面，2014年至2015年间，以“小童话，大未来”为主题的丹麦文化季在中国盛大举行。期间，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北欧文学研究所与南丹麦大学安徒生中心合作编写的《安徒生在中国》（*Hans Christian Andersen in China*）论文集英文版和丹麦文版在北京首发，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亲自为该书作序，并与我国第一夫人彭丽媛一同到场祝贺。2014年10月，由复旦大学北欧文学研究所主办跨文化北欧文学国际研讨会，就北欧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如生态研究、空间视角、影视改编、女性研究、

犯罪小说等进行了讨论。2015年8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北欧研究中心第一次携手瑞典文化委员会、丹麦艺术基金会、挪威文学交流委员会和芬兰文学交流委员会于挪威驻华使馆共同举办北欧文学翻译研讨会，也是第一次由这么多资深译者、业内专家与北欧文化委员会以及出版界人士共聚一堂，务实研讨北欧文学在中国译界的课题。

《文选·张衡〈西京赋〉》有言曰：“望北辰而高兴。”^[1]北欧文坛画栋飞甍、云窗雾阁，北欧与华夏交流的地基也愈加深固；可以望见未来的春天，亭台楼阁高高兴起，相望两不厌，相映更高兴。

[1] 吕向注：“望北极星之高以起此楼也。”